

德
育
鑑

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初版



(飲冰室叢著
第二種) 德育鑑一冊

(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)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著者兼
發行者

新會梁啓超

印刷所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
吳興安慶蕪湖南昌袁州九江漢口武昌
商務印書館

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廈門
廣州潮州韶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梧州
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

鄙人關於德育之意見。前所作論公德論私德兩篇。既已略具。本書卽演前文宗旨。從事編述。

記有之。有可得與民變革者。有不可得與民變革者。竊以爲道德者。不可得變革者也。近世進化論發明。學者推而致諸各種學術。因謂卽道德亦不能獨違此公例。日本加藤弘之有道德法律進化之理一書。卽此種論據之崖畧也。徐考所言。則僅屬於倫理之範圍。不能屬於道德之範圍。（道德之範圍。視倫理較廣。道德可以包倫理。倫理不能盡道德。）藉曰道德。則亦道德之條件。而非道德之根本也。若夫道德之根本。則無古無今無中無外而無不同。吾嘗聞之子王子之言矣。曰。『良知之於節目事變。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。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。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。故規矩誠立。則不可欺以方圓。而天下之方圓。不可勝用矣。尺度誠陳。則不可欺以長短。而天下之長短。不可勝用矣。良知誠致。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。而天

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。『夫所謂今之道德當與古異者。謂其節目事變云爾。若語於節目事變。則豈惟今與古異。抑且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在在而皆可異。如人民服從政府。道德也。人民反抗政府。亦道德也。則因其政府之性質如何。而所以爲道德者異。緘默謹言。道德也。游說雄辯。亦道德也。則因其發言之目的如何。而所以爲道德者異。寬忍包荒。道德也。競爭權利。亦道德也。則因其所對之事件如何。而所以爲道德者異。節約儉苦。道德也。博施揮霍。亦道德也。則因其消費之途徑如何。而所以爲道德者異。諸如此者。其種類恆河沙數。累萬紙而不能盡也。所謂道德進化論者。皆謂此爾。雖然。此方圓長短之云。而非規矩尺度之云也。若夫本原之地。則放諸四海而皆準。俟諸百世而不惑。孔子所謂一以貫之矣。故所鈔錄學說。惟在治心治身之要。若夫節目事變。則臚舉難殫。恃原以往。應之自有餘裕耳。

公德私德。爲近世言德育者分類之名詞。雖然。此分類亦自節目事變方面觀察之。曰某種屬於公之範圍。某種屬於私之範圍耳。若語其本原。則私德虧缺者。安能襲

取公德之嫩名。而僅修飾私德而弁髦公德者。則其所謂德已非德。何以故。以德之定義與公之定義常有密切不能相離之關係故。今所鈔錄。但求諸公私德所同出之本。若其節目。則劉蕺山人譜及東人所著公德美談之類。亦數倍此編之卷帙。不能盡耳。

本編所鈔錄。全屬中國先儒學說。不及泰西。非敢賤彼貴我也。淺學如鄙人。於泰西名著。萬未闕一。憑借譯本。斷章零句。深懼滅裂以失其真。不如已已。抑象山有言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。此心同也。此理同也。治心治身本原之學。我先民所以詔我者。實既足以供我受用而有餘。孔子曰。知及之。仁守之。又曰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忘。竊謂守而不失。然後其物乃在我。否卽博極寰海。亦口耳四寸之間耳。語曰。豈實菜也。而求添乎。守爲日道損之義。雖見誚固陋。所不敢辭。

本編不可以作教科書。其體裁異也。惟有志之士。欲從事修養以成偉大之人格者。日置坐右。可以當一良友。其甄錄去取之間。與夫所言進學之涂徑次第。及致力受

用之法門。自謂頗有一日長。不然。安取勦說以禍棗梨也。若夫學校用本。尙思別述。殺青之期。不敢言耳。

乙巳十一月

著者識

德育鑑目次

飲冰室叢書第一種

辨術第一

立志第二

知本第三

存養第四

省克第五

應用第六

德育鑑

飲冰室叢書第二種

新會梁啓超箸

辨術第一

術者何。心術之謂也。孟子稱仁術。謂有是術然後體用乃有可言也。又曰。羿之教人射。必志於殲。學者亦必志於殲。不有殲以爲之閑。學皆僞學矣。述辨術第一。

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語論

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語論

古之學者爲己。欲得之於己也。今之學者爲人。欲見知於人也。程明道

古之學者爲己。其終至於成物。今之學者爲人。其終至於喪己。程伊川

啓超案論語此二章。學者視爲老生常談。習焉不察久矣。實則爲學不於此源頭

勘得確實。直是無用力處。二程之解釋最當。

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

語論

凡欲爲學。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。今所學果爲何事。人生天地間。爲人自當盡人道。

學者所以爲學。學爲人而已。非有爲也。

陸象山
九淵

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。然後令他奮發植立。若田地不潔淨。則奮發植立不得。古人爲學。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。然田地不潔淨。亦讀書不得。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

盜糧。

陸象山

入道之路。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。念慮之興。當靜以察之。舍此不治。是猶縱盜於家。

其餘無可爲力矣。

方正學
孝瑞

今人爲學。多在聲價上做。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。費盡一生工夫。終不可得道。

胡敬

齊

數年切磋。只得立志辨義利。若於此未有得力處。卻是平日所講。盡成虛話。平日所

見皆非實得。守王陽明

學絕道喪。俗之陷溺。如人在大海波濤中。且須援之登岸。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。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。是適重其溺也。明王陽

學絕道喪之餘。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。皆可以爲同志。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。於此以之待人可也。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。則不容有豪髮之或爽矣。（中略）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。何啻砒砒美玉。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。正以此道之無二。而其變動不拘。充塞無間。縱橫顛倒。皆可推之而通。世之儒者。各就其一偏之見。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。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。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。而條目又足以自安。此其所以誑己誑人。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。然其豪釐之差。而乃致千里之謬。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。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。莫能得其受病之源。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。若某之不肖。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。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。賴天之靈。偶有悟於良知之學。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。固包藏禍機。作僞於

外。而心勞日拙者也。十餘年來。雖痛自洗剔創艾。而病根深痼。萌蘖時生。所幸良知在我。操得其要。譬猶舟之得舵。雖驚風巨浪。顛沛不無。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。夫舊習之溺人。雖已覺悔悟。而其克治之功。尙且其難若此。又况溺而不悟。日益以深者。亦將何所抵極乎。王陽明

論語所謂異端者。謂其端異也。吾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。其發端果是爲何。乃爲正學。今人讀書。只爲榮肥計。便是異端。夏廷美

聖門教人。無甚高遠。只是要人不壞心術。狂狷是不壞心術者。鄉原是全壞心術者。錢啓新一本

啓超謹案。居今日而與學者言義利之辨。無論發心體認者。渺不可得。但求其不掩耳卻走者。蓋千百中無一矣。何也。所謂權利思想。所謂功利主義。旣已成一絕美之名詞。一神聖之學派。今乃舉其與彼平昔所服膺最反對之學說而語之。匪直以爲迂。且以爲妄耳。吾今爲一至淺之解釋以勸之。先哲所謂義者。誠之代名

詞耳。所謂利者。僞之代名詞耳。吾輩今日之最急者。宜莫如愛國。顧所貴乎有愛國之士者。惟其眞愛國而已。苟僞愛國者盈國中。試問國家前途。果何幸也。驟執一人而語之曰。爾之愛國僞也。未有不赧然怒者。而究其極。果爲眞爲僞。苟非內自鞠之。而他人安能察也。試自鞠焉。吾知其中必有兩種人。其一則本無愛國之心。而以此口頭禪。可以自炫於天下。冒之以爲名高也。此明察其僞而安之者也。其一則受風潮之刺激。聞先覺之警導。其愛國心激發於一時。自問現在之一念。似未嘗雜以僞者存。而此念之果能確實久持與否。在我抑未能自信也。由前之說。則自暴自棄。甘於爲小人。不足責矣。由後之說。則吾將來或成就一眞愛國者。或成就一僞愛國者。其幾甚微。而用力不可以不豫也。吾儕無論何人。於並時朋輩中。或其所交者。或其所聞者。必嘗有數人焉。在數年前。自命爲愛國志士。同人亦公認其爲愛國志士。而今也。或以五六七品之頭銜。百數十金之薪俸。而委蛇以變其節也。或徵歌選色於都會。武斷盜名於家鄉。而墮落不可復問也。則必指

名戟手而唾之曰。某也某也。其平昔所談愛國皆僞也。設其時有旁人語我曰。數年以後。恐足下其亦如彼。則我必艷然怒也。庸詎知彼輩自始固非盡出於僞。如吾所謂自暴自棄甘心爲小人也。其數年前受風潮之刺激。聞先覺之警導。而忽然激其一念之熱誠。猶吾今日也。顧何以今竟若此。則以承數百年學絕道喪之餘。社會之腐敗已極。自其未出胎之始。已受種種污惡之遺傳性。又自孩提稍有知識。以迄於弱壯。其浸染於無形之惡教育者。至深且厚。及其受風潮之激刺。聞先覺之警導。而忽焉有此一念之熱誠。正乃孟子之所謂外鑠。而前此種種之惡根。與此一念正成反比例者。卒未之能拔。及其一旦離學界以入於他種之社會。則其社會又自有其種種之惡現象相與爲緣。而與前此所留之惡根。如電斯感。如芥斯投。故不轉瞬而所謂此一念之熱誠者。乃如洪爐點雪。銷歸無有也。吾儕自問視陽明先生何如。以陽明先生之大賢。猶曰十餘年痛自洗剔創艾。而病根深痼。萌蘖時生。而吾儕謂一時受刺激聞警導所發之熱誠。遽足以自信。多見其

不知量也。誠如是也。則我今日所指名唾罵之夫已氏。安保其不爲數年後我躬之化身也。今欲免之。其道何由。亦曰於陸子所謂打疊田地潔淨。王子所謂援之登岸者。痛加工夫而已。以孔子之言言之。則爲己也。喻義也。此關不勘得真。不操得熟。則終是包藏禍機。終是神奸攸伏。他日必有奪其宮而墜諸淵者。安得不懼。安得不勉。

先師講學山中。一人資性警敏。先生漫然規之。屢問而不答。一人不顧非毀。見惡於鄉黨。先師與之語。竟日忘倦。某疑而問焉。先師曰。某也資雖警敏。世情機心。不肯放舍。使不聞學。猶有敗露悔改之時。若又使之有聞。見解愈多。趨避愈巧。覆藏愈密。一切圓融智慮。爲惡不可復悛矣。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。一時狂心銷遏不下。今旣知悔。移此力量爲善。何事不辦。此待兩人所以異也。

王龍溪語
先師指點陽明

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。先生喻之曰。此是汝一生大病根。譬如方丈地內。種此一大樹。雨露之滋。土脈之力。只滋養得這個大根。四旁縱要種些嘉穀。上被此樹遮覆。下

被此樹盤結。如何生長得成。須是伐去此樹。纖根勿留。方可種植嘉種。不然。任汝耕

耘培壅。只滋養得此根。

傳習錄○先生指陽明

啓超謹案。象山所謂田地不潔淨。則讀書爲藉寇兵資盜糧。陽明所謂投衣食於波濤。只重其溺。以此二條參證之。更爲博深切明。蓋學問爲滋養品。而滋養得病根。則誠不如不滋養之爲愈。趨避巧而覆藏密。皆非有學問者不能。然則學問果藉寇兵資盜糧也。近世智育與德育不兩立。皆此之由。

聖人之學。日遠日晦。而功利之習。愈趨愈下。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。而佛老之說。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。雖又嘗折衷於羣儒。而羣儒之論。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。蓋至於今。功利之毒。淪浹於人之心髓。而習以成性者。幾千年矣。相傾以知。相軋以勢。相爭以利。相高以技能。相取以聲譽。（中畧）記誦之廣。適以長其敖也。知識之多。適以行其惡也。聞見之博。適以肆其辯也。辭章之富。適以飾其僞也。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。而今之初學小生。皆欲通其說。究其術。其稱名借號。未嘗

不曰。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。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。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。嗚呼。以若是之積染。以若是之心志。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。宜其聞吾聖人之教。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。亦勢有所必至矣。王陽明

啓超謹案。王子此言。何其淋漓沈痛。一至於此。讀之而不羞惡怵惕創艾奮發者。必其已卽於禽獸者也。其所謂稱名借號曰。吾欲以成天下之務。而誠心實意。乃以濟其私而滿其欲。吾輩不可不當下返觀。嚴自鞠訊曰。若某者。其能免於王子之所訶乎。若有一豪未能自信也。則吾之墮落。可計日而待也。夫以王子之時。猶曰。此毒淪浹心髓。旣已千年。試問今之社會。視前明之社會何如。前明講學之風徧天下。搢紳之士。日以此義相激厲。而猶且若是。况於有清數百年來。學者公然以理學爲仇敵。以名節爲贅疣。及至今日。而翻譯不眞首尾不具之新學說。攙入之。我輩生此間。其自立之難。視王子時又十倍焉。非大豪傑之士。其安能脫此羅網。以自淑而淑世耶。

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。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。自欺二字。或者不至如人之甚。而兩年以來。稍加懲艾。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。正世之所謂大欺。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。皆吾之處心積慮。陰托之命。而恃以終身者也。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。乃先儒論說之餘。而冒以自足。以知解爲智。以意氣爲能。而處心積慮於可恥可惡之物。則知解之所不及。意氣之所不行。覺其缺漏。則蒙以一說。欲其宛轉。則加以衆證。先儒論說愈多。而吾之所安日密。譬之方技俱通。而痿痺不恤。搔爬能周。而痛癢未知。甘心於服鳩。而自以爲神劑。如此者。不知日凡幾矣。嗚呼。以是爲學。雖日有聞。時有習。明師臨之。良友輔之。猶恐成其私也。況於日之所聞。時之所息。出入於世俗之內。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。其能免於前病乎。夫所安者在此。則惟恐人或我窺。所蒙者在彼。則惟恐人不我與。託命旣堅。固難於拔除。用力已深。益巧於藏伏。於是毀譽得失之際。始不能不用其情。此其觸機而動。緣釁而起。乃餘症標見。所謂已病不治者也。且以隨用隨足之體。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。以不加不損之眞。